

中國現代

戏剧电影艺术家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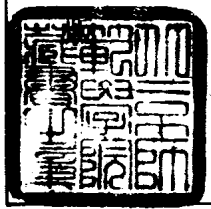
K825.7/23

中國現代戲劇電影藝術家傳

李 輝 李潤新 孫鈞政
李延祜 常敬宇 馬樹德

主 編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17169

817169

中国现代戏剧电影艺术家传

李 辉 李润新 孙钧政 主编
李延祐 常敬宇 马树德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百花洲3号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$\frac{1}{32}$ 印张 15.375

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江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9,000

统一书号: 10110·195 定价: 1.57元

中國現代戲劇電影

藝術家傳

曹禺題

碧玉樹交枝
新風著众仙下
玉珊

中国现代戏剧电影艺术家协会编辑部

一九五五年八月吴祖光在北京



家

大國不遠

可福

子國

萬壽無疆

在比世

雲雲珠

點中國

東傳

一六二九年

一六二九年

编 者 的 话

“五四”运动以来，中国的戏剧、电影事业蓬勃发展。舞台上、银幕上群星灿烂。戏剧、电影艺术家们以辛勤的劳动，培育了千万枝艺术的花朵，为祖国的艺术之宫增添了瑰丽的珍宝。但是对这些艺术家和他们创造的艺术财富，却一直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又有不少艺术家被迫害致死，生前他们没能很好地总结自己的艺术实践，使我们又损失了一部分珍贵的艺术遗产。

我们编撰这部《中国现代戏剧电影艺术家传》，正是希望通过介绍戏剧、电影艺术家的生活道路、艺术经验、风格和成就，反映我国戏剧、电影发展的一个侧面，为探求戏剧、电影艺术表演、创作的某些问题，提供一些基本的史料，为保存、抢救、整理这笔艺术财产作出一点微薄的贡献。

本书主要收录“五四”以来全国著名的，或在一个地区、一个剧种、一个流派中有代表性的戏剧、电影艺术家。

本书将分辑陆续出版。以传记定稿时间的先后，依次收入各辑。

我们的工作曾得到夏衍、曹禺、阳翰笙、吴祖光、赵丹等同志，以及中国戏剧家协会、中国电影家协会、中国电影资料馆、北京电影制片厂等单位的热情支持和协助。不少戏剧、电影艺术家还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材料。夏衍同志并为本书写了序言。在此，我们一并表示最衷心的感谢。

由于人力、时间、水平的限制，疏漏错误在所难免，诚恳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序

后叙

在我们睿智的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宝库中，自汉代的《史记》到后世各代的文苑传、文艺传、文学传，直至元代的《录鬼簿》等，穿起了一串传记文学的珠玉。《史记》记载了汉兴以来“百年之间，天下遗闻古事”，评说了“明王贤君忠臣死义之士”。以致两千年的今天，我们仍能从《史记》中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，这不能不感谢司马迁对民族文化的伟大贡献。元代的《录鬼簿》，虽则简疏，却也从保存文献资料的角度，记录了“已死未死之鬼”——戏剧艺术家们的传记和他们对戏剧的贡献。编者钟嗣成的意图也在使人们“千万载之下，知其为何人”。

这种史传文学的基本建设，是我国文化事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，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。建国后的十七年间，我们虽然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基本建设，但因为那些年事繁变剧，未及有组织有系统地进行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灭社稷之梁栋，废天下之史文，制造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浩劫，史传文学的编纂工作更是无法进行，致使传记碑下铺满了枯枝败叶，文史园里萧艾取代了芳草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北京语言学院的几位教师，在百废待兴的时刻，首先想到了为广大受林彪、“四人帮”迫害的戏剧、电影艺术家树碑立传。他们在教学工作之余，以高度的责任感和饱满的热情，为抢救祖国的文化财富，为拨乱反正，担负了庞大的组织工作和繁重的撰写任务。经过他们和艺术家们的共同努力，《中国现代戏剧电影艺术家传》第一辑和读者见面了。它为我们的百

花园地增添了一树鲜花。当然，好花需要爱花和护花人的关注和扶持。让我们大家都来关心史传文学的基本建设，都来做穿珠拭玉的工作。

目 录

序	夏 衍 (1)
---------	-----------

戏 剧

焦菊隐传	秦 瑾 蒋 瑞 (1)
曹 禺 传	田本相 (25)
吴祖光传	田 庄 (41)
朱 琳 传	常敬宇 (63)
王铁成传	马树德 (73)

梅兰芳传	许姬传 (83)
荀慧生传	徐凌云 朱云鹏 (121)
丁果仙传	张仁健 (161)
范钧宏传	齐致翔 (175)
顾月珍传	解 波 (191)
袁雪芬传	高义龙 (204)
徐玉兰传	李 辉 (230)
王玉磬传	甄光俊 (244)
新风霞传	常敬宇 (250)
严凤英传	王冠亚 (267)
刘秀荣传	刘乃崇 (283)
马 琳 传	李延祐 (292)

电 影

夏衍传	袁良骏 (302)
史东山传	金 国 (323)
蔡楚生传	蔡洪声 (336)
王云阶传	祝秉耀 (348)
崔嵬传	何 延 (360)
谢添传	李延祐 (375)
赵丹传	张久荣 (391)
严寄洲传	李润新 (406)
周璇传	马一亭 (419)
黄宗江传	邹 霆 李润新 (429)
孙道临传	孙钧政 (446)
于蓝传	李晋生 (463)
达奇传	马树德 (474)

焦菊隐传

· 秦瑾·蒋瑞·

焦菊隐生前，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：

我小的时候，母亲给我认了一个农村的干妈。每年春节，我干妈总带着她的小儿子虎儿来我家住几天。

虎儿是个憨厚朴实的农村孩子。有一天，我好心地给他一个鲜橄榄吃，他一拿到手，就放在嘴里使劲地咬了一口，顿时感到酸涩难忍，皱了眉，把那个橄榄吐了出来。他认为我这个城里的孩子在捉弄他，狠狠瞪了我一眼，生气地把那个橄榄扔到房顶上去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回味到嘴里甘甜甘甜的，于是又搬了梯子爬上房去找那个被他扔掉的鲜橄榄，但是，他在房上找啊找啊，再也没有找到……

焦菊隐自身，就象这样的一颗橄榄。辛酸的童年和生活道路的坎坷，使他的性格有些怪异，他孤傲自负，近于偏狭，甚至难以相处。然而，在艺术的道路上，他却是一位永不知疲倦的探索者，勤奋严谨，勇于创新，为我们民族戏剧事业的发展，献出了他的全部心血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—

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十一日，一个天寒地冻、大雪纷飞的下午，焦菊隐出生在天津贫民区的一个大杂院里。迎接这个初生儿的不是红蛋、筵席，而是他七岁的大哥从慈善部门领来的赈济粥条子。

母亲随便给他取了一个乳名叫“熊”。到读书时父亲按照家庭排行，又给他取了一个学名叫焦承志。

在那个贫民区的大杂院里，住着各式各样的城市贫民，这是他生活的摇篮，也是他艺术创造的摇篮。多少年以后，当他导演《夜店》、《龙须沟》这类戏时，儿时那一幅幅下层城市劳苦人民的生活景象，仍然激荡着他的感情，为他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创造素材。

由于家境贫困，焦菊隐最初寄在一个阔亲戚家的私人会馆里读书，这样家里可以不花钱。但是，在那里却备受阔孩子们的歧视，这刺伤了他幼小的心灵。不久，他就离开了那个寄读的家馆，九岁时，经过与父亲的一番力争，终于上了直隶省第一模范小学。这个小学，对他幼年教育起了良好的作用，同时为他日后的学习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他经常说：“由于我小学基础知识学得好，因此后来读中学、大学都比较省劲。”第一模范小学校长刘寿慈是他非常怀念的一位老师，他曾用过较大的篇幅，来描写这位小学校长。

对一个穷孩子来说，读书的机会是得之不易的。冬天，家里买不起炉子，只生一个碳碓盆取暖。严寒，冻裂了他的脚，经常晚上连鞋子都脱不下来；冻疮，烂裂了他的手指，露出了骨头。早上起来，他把水缸里的冰砸碎，舀一勺冰水洗把脸，拿上一块凉饽饽就去上学。身上只有一套棉袄棉裤，连衬衣也没有。母亲因为

他逐年长个子，做得总是很大，一身衣服可以穿几年。他经常顶着风雪跑到学校去。一进门，那些穿着讲究的同学就在他身后叫嚷：“瞧！焦承志穿着他爹的棉袄来上学啦！”焦菊隐忍着冻疮的疼痛，又气又委屈，但他克制住自己，带着穷孩子的自尊和倔强，咬紧牙拼命用功读书，以惊人的意志克服了贫穷的折磨。每一学期考试都名列前茅。

童年的艰苦生活养成了焦菊隐严谨、认真、细致的作风，同时也形成了他性格中的执拗与自信，他不能容忍任何漫不经心和粗枝大叶。在工作中常和别人为此弄得不愉快，甚至给人以严厉的斥责，引起别人的反感，也毫不顾及。

焦菊隐在天津读小学和中学时，正值“五四”运动前后。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，震荡着沉睡在封建愚昧中的旧中国，也打开了焦菊隐的眼界，使他能以新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中的许多问题。在这时期，他读了《思维术》（即逻辑学）、《社会发展史》及《新青年》杂志上的许多文章。

在天津，周恩来总理当时参加的南开剧运，经常演出反帝、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新剧。它冲击了社会，也影响到焦菊隐的学校，他们也组织剧社，自编自演了一些新剧目。参加剧社的同学都有一个艺名，派给他的艺名是“菊影”。后来，他觉得这两个字有些俗气，就改为“菊隐”。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晚年。

这是焦菊隐对戏剧认识的启蒙时期。他经常说：“我读小学和中学时，数学、物理最好，当时想做一个工程师或科学家。”由此可见，当时，他只是由于年轻人的政治热情去演戏，并没有想做一个职业戏剧家。

二

一九二四年，焦菊隐被天津江文中学保送入燕京大学。父亲

被他在小学、中学的优异成绩所感动，同意他进大学，但提出一个条件，就是在他就学期间家里不负担一分钱。燕京大学是当时有名的“贵族学校”，学费食宿费都很高，一般家庭的子弟念不起。可是焦菊隐下了决心，再苦也要求学。于是，他一边刻苦读书，一边做家庭教师，另外还从事翻译、写作，挣钱维持学费和生活费用。这时，他还不到二十岁。

他学的是政治系国际问题专业，但却迷恋文学，发表了不少散文诗（后来出版的诗集有《夜哭》、《他乡》等），翻译了莫里哀、哥尔多尼等人的数十个剧本。一九二九年，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《现代短剧译丛》，包括当时在欧美流行的十一个话剧，其中《锁着的箱子》一剧，后来在抗日战争中，被改编为中国的故事情节演出过。

后来他自己说：“当时我在燕京大学所学的课程在日后工作中都没有用上，有用的只是英文和德文。”

在燕京大学时，他结交过一些进步同学，也参加了学校的读书会，阅读过《共产党宣言》和德文版的《资本论》等，思想上有了一些微小的觉醒。

一九二八年，焦菊隐在燕京大学行将毕业，他和几个同学组织演出了一次熊佛西的多幕剧《蟋蟀》。这出戏讽刺了争权夺利的军阀混战，很受观众欢迎，但触怒了北洋军阀张作霖。于是，官方以“宣传赤化”为罪名，下令通缉焦菊隐和熊佛西，他和熊佛西只好到处躲藏，最后藏到一个外国教授家里。几个月后，这场风波才告平息。

在燕京大学时代，与焦菊隐常来往的同学中有的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，而他却还只顾发愤读书，正如他自己所说：“仍在向往个人奋斗的人生道路。”

三

大学毕业后，一九二八年，他任北平第二中学校长，兼北平研究院出版部秘书。

一九三〇年，焦菊隐创办北平中华戏曲学校，自任校长。他一方面吸取了科班教学的好的经验，聘请一些老艺术家传授戏曲业务，同时对学校的体制、教学方法和学习内容进行了革新。中华戏校是八年制，课目有国文、英文、法文、历史、音乐、戏剧、习字、图画、昆曲、嗓音、做工、唱工、武工、武训等；在品行考核栏里还有礼貌、语言、习惯、卫生等项目。学生演出时，破除了舞台上饮场、扔垫子、后台供祖师爷的陈规陋习。演员名次排列以出场先后为序。这些在现在看来是理所当然的，但在当时，却是对封建传统的一种背叛。在中华戏校的三、四年间，他把自己充沛的精力全部献给了这个学校。他过去很少接触戏曲，在梨园界看来，他是个外行。但是，好学的焦菊隐立志要使自己成为内行。他认真研究中国戏剧史，精读大量戏曲剧本（包括宫廷和私人收藏的秘本）。他懂得只是纸上谈兵不行，还必须实践。于是，拜曹心泉、冯惠林为师，一招一式地学小生戏，还跟鲍吉祥老先生学过老生。他反复观摩老一辈杰出艺术家的演出，记下他们精湛的表演艺术，吸取各家的特长，悉心培养教育新一代戏曲人材。他经常查看教师们的教学情况，检查学生们的伙食和生活。有时看见学生的衣服扣子没扣好，他就当场叫住，一定得扣整齐才许走开。如果发现有人随地吐痰，他就用粉笔画一个大白圈来“示众”。管生活的老师常常因此受到责备。当年中华戏校开创时培养的德、和、金、玉四班学生，现在大都成为活跃在戏曲舞台上的优秀演员。他们说：“我们上戏校时，管理极严格，我们好多好的生活习惯，好的工作态度，都是当年

焦校长训练的结果。”

但是新的改革受到重重阻力。当时坚持封建传统的习惯势力，某些守旧人物，对这种叛逆的教学方法非常恼火，他们勾结官方施加压力。董事会权贵们的责难和打击，还有暗中作梗，给学校经济带来极大困难。焦菊隐没有能看到自己付出全部心血培养的学生们毕业，就从戏校被排挤走了。

中华戏校的创建，可以说是他从事戏剧工作的真正开始，这是他感情上一生都缅怀的事业。改革受到挫折，他终身引为憾事。但是在另一方面，这所学校也是焦菊隐学习与研究中国戏曲的课堂。通过艺术实践，使他学习探索了中国戏曲艺术的丰富宝藏，为他后来从事导演工作，致力于话剧民族化的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

一九三五年，焦菊隐怀着伤感的心情离开了北平，赴法国巴黎大学当研究生。在那里，他需要从头学习法文和拉丁文。他刻苦地阅读西方古典的近代的文艺作品，观摩了不少欧洲著名的演出。与此同时，他过去所研究的中国戏曲也在逐步理论化、系统化起来。这是他博览群书，研究、融汇、比较、鉴别中外古今戏剧的一个重要时期。他的艺术视野更辽阔了。一九三八年一月毕业时，他用法文写出了博士论文《今日中国之戏剧》，还有两篇副论文《唐、宋、金的大曲》和《亨利·贝克戏剧中的社会问题》。这些论文内容丰富，论点明晰，得到教授们的高度评价。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。他的论文在法国出版，这是第一部中国人以外文介绍中国戏剧的书。

四

一九三八年，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，节节进犯中国，中国人民遭受空前涂炭的时候。焦菊隐在巴黎大学的指导